

域外杂记

凡人素描

安庆的哥

朱幸福

初识南苏丹

陈斌

当机身猛地一震,开始做下降盘旋时,我们的目的地便快到了。

全体队员也兴奋起来,大家都争先恐后地从座椅上站起来,急切地想第一眼看见心中的非洲。

这是我们人生中第一次来到非洲。非洲,过去只是出现在电视中;现在,非洲就在我们的脚下。

非洲,我们来了;南苏丹,我们第七批中国援南苏丹医疗队来了。

20多个小时的长途飞行,从合肥新桥机场到北京首都国际机场,再换乘埃航直飞埃塞俄比亚,接着又马不停蹄转机到南苏丹朱巴机场,大家双脚不沾地,密闭在机舱这个狭隘的大盒子里,全体队员早已疲惫不堪。心中的非洲,梦想中的非洲就在飞机下面,激动、兴奋的情绪一下子让大家从混沌中跳出来,我们趴在舷窗上,俯身探望窗外。

非洲的天空是那种最纯净的蓝,深邃高远,目不可测。一位女队员们激动地大叫:“好美啊!这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蓝的天!”机身旁边,白云在游荡,一朵朵、一簇簇,像山,像海,像棉花,姿态万千,你追我赶,飘忽不定。好一幅风轻云淡的丹青水墨。

白云之下是朱巴市,也就南苏丹这个年轻国家的首都。从高处往下看,我们没有看见高高耸立的大楼,也没有看见纵横交织的柏油马路,更没有看见川流不息的汽车,映入队员眼睛的只是各式各样低矮的草房、窝棚,这些房子或聚集在一起,或散落在灌木丛中,或湮没在漫天黄沙之中。荒野之中,一条土路,蜿蜒游走在村落之间,把七零八落房子的串起来;偶有几辆皮卡或驴车从坑坑洼洼的土路上艰难走过,掀起一道道灰尘;土路旁参差不齐的灌木丛里,成群的牛羊不紧不慢的啃着草。

刚才还叽叽喳喳的女队员们,看见这番景象,疑惑地望着我们的随队翻译。当随队翻译告诉我们,这就是南苏丹的首都朱巴,南苏丹最繁华的城市,也是我们即将要工作、生活的地方,女队员们张大的嘴巴再也合不上了。这就是首都?这就是非洲?纪录片中的非洲,有草原,有野生动物,有森林,有河流,而这里,啥也没有,除了草棚、黄沙、土路。

失落的表情映在她们脸上。瞧见这情形,旁边几位

“没心没肺”的男队员似在鼓励,又似打趣说:“国家派我们不是来度假的,是来援助南苏丹人民的,要是条件和国内一样好,还要我们来干嘛?”经男队员这么一戏谑,女队员马上反应过来,反唇相讥道:“谁说我们是来度假的了?谁说我们女的不能受苦了?到时候你们男的不一定比我们强!”

朱巴机场虽然号称国际机场,其实只有一条简易跑道,是中国援建南苏丹项目之一,今年才完工。由于跑道较短,只能起降小型飞机,不大的机

上一笔一画地依次逐项填写。登记完表格,黑人小哥拿出红外体温计,竟然还要我们在这45℃的高温下测量体温,大家都在心底暗暗嘀咕,“就算不发热,也会被烤成烫手的山芋,还测什么测?”嘀咕归嘀咕,大家还是很配合着黑人小哥的工作,好在黑人小哥也只是在我们耳后象征性的一扫,一声“OK”就放行了,同时还冲我们咧嘴一笑,露出雪白的牙,很是好看。

整个机场严禁拍照,我们被人流裹挟着,跌跌撞撞,来



场上零散地停着几架飞机,大多是联合国救援机构的直升机和小型螺旋桨支线飞机。

当我们乘坐的飞机在朱巴国际机场缓缓降落后,全体队员走下旋梯,迎面而来的是一股股冲天热浪,让队员一下子就透不过气来。南苏丹的热真是名不虚传,正午的阳光直射在我们身上,人的眼睛根本不敢睁开,接近45℃的高温,立即让我们领略到像被火炉在炙烤,汗水一下子被从毛孔里冒出来,感觉整个人心都沸腾起来,衣服也一下子被汗水浸透。

从停机坪到航站楼大约500米,我们拖着行李箱,顶着烈日的烧烤,在翻译的带领下,朝航站楼蹒跚而行。所谓的航站楼并没有楼,只是几间低矮的铁皮房。铁皮房前,中国驻南苏丹大使及相关工作人员早已在等候我们的到来,大使亲切地和我们握手、拥抱。在异国他乡,遇见祖国的亲人,队员们一下子就有了家的感觉。

简短的欢迎仪式结束,我们被领到一个铁皮屋前,铁皮屋门口有一位穿白大衣的黑人小哥,依次给大家分发表格,填写入境检疫材料。没有桌子,没有椅子,大家只好蹲在地上或趴在墙

到海关入境点。海关同样也是一间铁皮房,没有空调,没有电扇,人流熙熙攘攘,室内闷热难耐。几位女队员明显出现体力不支,二十几个小时的长途跋涉,人早已疲惫不堪。男队员也好不到哪里去,但是在异国他乡,我们身穿印着国旗的队服,代表着的就是中国的形象,大家都自觉地挺直了腰板,保持着一个中国援外医疗队员的形象和风度。

海关就是一张木头桌子、一把褪了颜色的塑料椅子、一台半旧不新的电脑、一位黑人大妈面色严峻,依次审视着我们这群黄皮肤的中国人,当我们递上护照及其他通关证明,黑人大妈看了半天,目光在人和照片来回切换,最后脸上露出憨厚的笑,“Chinese, Welcome!”(欢迎中国朋友!)

至此,通关完成。经过近两个小时的折腾,衣服早已湿透,时间像过了一个世纪。

看着眼前不一样的非洲,虽然我的心理落差也很大,但是出发前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思想准备。我们是中国援南苏丹医疗队员,不是来享福的,更不是来度假的,我们怀揣着使命,肩负着医疗援外的重托,一切困难,都应该能克服并能战胜。

最近去安庆开会,报到的当晚,主办方没有安排集中的活动,我们几个熟悉的文友就约了去街上散步。

在我的印象中,安庆是个历史文化底蕴很深的城市,虽因省会迁到合肥而有些冷落,但并不影响它厚重的历史文化和浓郁的文学氛围。我们先去的是倒扒狮街。此街兴起于明朝,存有各个历史时期代表性建筑,是全国罕见的历史建筑博览园,也是保留了安庆古城传统风貌的商业街。倒扒狮古牌坊,长约二百余米,宽三余米,街区整体建筑较好地保持了明清风格,近年来改造成安庆首个历史文化旅游街区。街面很是热闹,人流摩肩接踵。有网红打卡地海子纪念馆、黄梅戏表演点,也有非遗展演、味蕾飨宴,还有民谣摇滚乐队驻唱,活动精彩纷呈,颇有些大都市夜生活的风范。

直转到晚上9点多,我们依然游兴未减,同行的一山区文友说:“想去看看长江,我从没见过长江呢。”我们就相约打的陪她去江边公园。在路边等了约五分钟,一辆的士就悄然停在身边,我们鱼贯上车。文友说:“去江边公园吧,要热闹好看的地方。”的哥是个中年人,他说:“江边这个时候已经不热闹了,晚上也看不清风景。公园空旷人少,安静,是个谈恋爱的好地方。”说得我们都有些不好意思起来,就让的哥推荐一个热闹好玩的地方。的哥说:“这个点,最好去安庆七街。那儿是美食一条街,夜生活还刚刚开始,可以喝酒啤酒、品火锅、聊天,还有大学生们现场演唱和音乐伴奏。”我们简单地交流了一下,就统一了意见:“去安庆七街。”

安全七街就是安庆吃街。的哥怕我们着急,或者对车上的沉默有些不习惯,就老熟人似的和我们聊天。的哥都是见多识广的人,譬如北京的的哥喜欢聊政治,仿佛那些大官都是他家亲戚似的。但安庆的这位的哥却聊起了他的私生活。的哥说:“我谈恋爱的时候,就经常去江边公园。那次跟女朋友接吻,正沉醉在快乐之中,感觉到身边有个影子一闪,也没在意。后来,才发现我们放在身边的包都没有了,损失了几百元现金不说,好几万元买的‘大哥大’也不翼而飞。下次约会虽然注意了,但防不胜防,也怪自己年轻太投入,跟女朋友接吻多兴奋啊!又被偷了一个摩托罗拉的翻盖手机。”我调侃道:“你这接吻的代价有些大啊。”同行的人也“呵呵”笑起来。的哥又说:“我原来是做生意的,属于先富起来的一群人,赚了许多钱,还炒股票,买了许多房产。原来不准备再上班的,居家过日子钱也够了,但天天在家也很无聊,就和朋友喝酒打牌,回家老婆吵,自己想想也很后悔,就开出租车了。有了正当的职业,也就不贪玩了。”文友说:“还是你老婆比你聪明,不但选择了你,还管住了你。”的哥憨憨地笑了说:“你说的也是啊。”

车子一转弯,眼前顿感灯火璀璨,车来人往,果然热闹——美食街到了,我们下车,的哥热情地向我们挥手道别,转眼就消失在灯火阑珊之处。我们选择了一家火锅店坐下。店里氛围很好,还有两三桌客人,几个年轻人组成的乐队正在演奏,有个女顾客还在唱歌。我们的情绪也被感染了,渐渐融入夜生活的氛围之中。

感谢这位率直幽默的安庆的哥,他把我们带到安庆一个很有生活味的地方,让我们有了一个快乐的夜晚。